

[美] 海云 Nina Dai Tang 著

DANCING AS A DREAM

自在飞花 轻似梦



所有的出发

都是为了回家

华人女作家海云笔耕十载

十二个故事

十二种海外人生

三十年移民过往

两万里咫尺乡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在飞花轻似梦 / (美) 海云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220-10067-3

I. ①自… II. ①海…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0126 号

ZI ZAI FEI HUA QING SI MENG

自在飞花轻似梦

[美] 海云著

统 筹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张春晓
王其进
张 科
戴雨虹
王鲁琴 林 泉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E-mail

<http://www.scpph.com>

新浪微博

scrmcbs@sina.com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照 排

(028) 86259624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印 张

154mm×233mm

字 数

15

版 次

188 千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书 号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ISBN 978-7-220-10067-3

3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自序

算算，我用中文写作整十年了。

这么说也不完全准确，中文是我的母语，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用中文写作文，也向报纸杂志投过稿，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文字被印成铅字，那种欢喜雀跃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

但是这十年之前，我有过一段远离中文的岁月。

二十岁出头，我出国留学，从此，与中文越来越远，说、读、写都是英文，活在一个纯英文的环境里，直到有一天梦里也在讲英文。自我感觉西化已经很彻底了。

可谁承想就在我害怕的四十岁来临之际，因为害怕导致心里的空落，空落又导致危机感，而强烈的危机感和无力感最终促使我拿了笔。起初是用英文写作，不久，就毅然决然丢弃英文，回归母语写作。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能量都汇集起来，全部化为文字，我那会儿才发现，中文从来就没有远离我，它们早已存在于我的血液里。

中年重新焕发了热情的中文写作，不仅没有因为十几二十年的英文侵入而后退，反而因为中西方教育和文化的融合，使我的中文写作迸发出更多的火花。

《出轨的中年女人》是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当初是以连载的形式登在美国的文学城网站上的，为我赢得了不少的读者，此后又被美国的报纸和中国的杂志一再转载。受此鼓舞，我随后一鼓作气连写

了三个长篇小说《冰雹》《放手》和《归去来兮》。随着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我的读者群在不断壮大，海外的华人中开始有人知道有个叫海云的作者。

不过，在每结束一个长篇小说之际，我都有一种想休息一段的感觉。因为写的时候太投入，把自己的情感与笔下的人物融合一体，往往写得身心疲惫，写完了就想大睡一场。但是，我又不是个闲得住的人，长篇之余，或许还可以尝试写点短篇？尤其是听到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时，就很想马上写出来。短篇小说给了我快速完成却又能直抒心曲的那种快感。短篇小说《花开花落》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当天听到这个故事，当晚就写出来了，很快就登在香港的《大公报》的文学版上。《一百度的爱》也是听我的闺蜜说到她妹妹的故事时有感而发写的。

随后，报刊的稿约多了起来，大多有篇幅要求，短篇小说长度刚好。《秋风落叶》便是在一位前辈的约稿之下创作的。当时我正好给警察做口语翻译，亲历了这样一件事。这个故事后来登载在了香港的《文综》杂志上。

参加征文比赛，也是另一个促使我创作短篇小说的机缘。《海鸥》就是参加加拿大一个中文网站的“海归”征文启事，用一天时间写成的，这篇小说还获得了征文奖；《母女日记》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还引发了海外华文网上的大讨论，我把它写成小说参加汉新文学征文，也获了奖，并在《台港文学》杂志上登出；《天使》的灵感则源于一本英文杂志上的报道，这篇小说后来在《侨胞》文学版上发表。

除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还写有几个中篇小说，如《飞花轻梦》和《从将军到奴隶》。

十年中文写作，集腋成裘，能有机会结集出版，我深感这是上天的眷顾。这本集子记录了自己这十年来深深浅浅的足印，希望自己在将来的文学创作路上坚定前行，写出更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为读者分享更多的作品。

加油！海云。

Contents

从将军到奴隶	105
海 鸥	129
母女日记	147
一百度的爱	099
秋风落叶	089
飞花轻梦	001
说不出的『母亲节快乐』	159
男人的副总统	165
花开花落	171
天 使	179
欧文和他的美国妻	189
出轨的中年女人	203

飞花轻梦

安澜在男友的胳膊中随舞曲旋转，
余光看见伊婉也和汤姆滑进了舞池，
汤姆的目光却一直追随着安澜，
她吓得只好低下头还绝无仅有地连踩了男友两次脚尖！

第一部：初春

伊婉和安澜在大学时被别人称为双胞胎，其实，她们俩长得并不像。安澜的脸比较圆，伊婉的脸比较长。相似之处在于她们两个头差不多高，都属于小巧玲珑形的；加上都有一双不小的眼睛，又在同一个时间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淡紫色的细长及膝的滑雪衫。那个冬天，校园里总能看见两只紫蝴蝶形影不离飞来飞去，就总有男生问其中一个：“你那个双胞胎姐妹呢？”

伊婉人长得纤细，却有粗粗的声线，有点像明星周迅，声音和人连不到一块儿去。安澜的声音不厚却比较尖高，她们俩组成女生二重唱组合，十一国庆演出后立刻就风靡了全校。

不过，她俩并不是一个系的，安澜学语言，伊婉学管理。

那时候大一，她们俩都还没有正式的男朋友，晚上有时挤在一个蚊帐里，相互间说些女孩子的悄悄话。安澜的罗曼史不外乎是中学的时候暗恋过哪个男同学，伊婉的就算是真枪实弹了，她告诉安澜，她和邻居家的男孩有过一段“婴儿恋”，一对小男女还躲在竹林里接过吻。现在那个男孩儿后来参军去了，两人的恋情无疾而终。

两人成为铁姐们儿没多久，安澜发现伊婉晚上总有事，找她总找不着，去宿舍问，同宿舍的同学有点神秘兮兮地说：“你去琴房找过没？她十有八九在那儿学拉手风琴呢！”安澜知道伊婉喜欢音乐，她会拉二胡还会弹扬琴，那首《喜洋洋》她弹得非常好听。伊婉什么时候开始学拉手风琴了？安澜一边往琴房走一边心里揣摩，

不知谁可以做她的老师。

琴房里静悄悄的，日光灯的白色光线从窗栏上越过，清水般地撒在地上。安澜趴着窗子一看，隐隐约约看见里面两个人影靠得很紧，还没看清楚脚下就一滑，“呀”了一声差点摔倒在地。这时门被打开，一个看上去二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有点不痛快的神情站在门口，等看见安澜，他笑了：“嗨，你就是伊婉那个双胞胎小不点儿！怎么？摔着啦？怎么不敲门呢？你！”一边说一边过来想扶她一把，安澜避开了，有点戒备地看着他，她并不认识他！伊婉也跑了出来，过来理所当然地挽着小姐妹的胳膊，说：“进来进来，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我在跟吴林克学拉手风琴呢！”安澜才知道那个男人名字叫吴林克！

那天晚上伊婉告诉安澜，这个比她大了整整八岁的叫吴林克的男人曾经参过军，是部队的文艺兵，专拉手风琴的，是高年级的管理班学生。伊婉和安澜同岁，那一年她们都是十七岁，这个男人已经二十五了！二十五岁的男人在十七岁的安澜眼里可真是太“老”了！安澜不明白伊婉如何会爱上这个“老”男人的，更何况这个吴林克按当时的审美观看也不够好看，单眼皮外加小白脸，不是那种长得漂亮的小白脸，是那种皮肤雪白的有点病态的那种“白”脸。不过，这个大男人总是笑嘻嘻的，无论怎样臭脸对他，他都是笑脸相迎。

终于，这一对儿公开男女朋友关系不久，安澜就被邀请周末去吴林克家玩。他的家坐落在这座城市的高级住宅区里。那个年月的那座城市，大部分市民都是挤在鸽子笼似的房子里，有的甚至是三代四代同堂，而吴林克一家四口，他父母加上他兄弟两个，却住着四室一厅的宽敞新式公寓。吴林克的父亲是那座城市的物资局局长，他们家是高干。

知道了他老爸的官阶，安澜便对他家的住房摆设不再惊奇了。

四年以后他们大学毕业，外地的同学大多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只有几个年龄大的结了婚的老三届大哥大姐们的配偶随之留了下来。伊婉二十一岁未婚，却理所当然地留在了这座城市，在一家高级酒店里任部门经理。大家心照不宣，那肯定是她未来的家公的功劳！

伊婉和安澜升三年级时，吴林克就毕业了。毕业后的吴林克并不时常回母校看望女朋友，因为每个周末，伊婉都会准时地乘校车再转公车到吴林克家度过周末。伊婉那时已会说一口流利的当地吴依软语，后来很多的低年级同学都以为伊婉是当地人，不仅仅是打扮和说话，最主要是每个周末她俨然一副归心似箭的归家样。安澜那时也陷入一场恋爱中，与一个同班男同学整天搅在一起，无心顾及他事！偶尔有一个周末，大概是吴林克出差去了，伊婉留在学校过周末，安澜也正好和男朋友为一件小事吵了一架，她们俩这才有机会躲在琴房里说悄悄话。

“我再不理他！谁再理他谁就是小狗！”安澜发泄着对男友的不满。伊婉过来拍拍好友的肩膀，说：“唉，别瞎发誓！瞧你这样儿！恨之深！爱之切呀！”她转身坐在钢琴边，用手随意地在琴键上划了一串滑音，又说：“我有时倒希望有个人吵吵架！唉！”她接着深深地叹了口气。“你有病啊！你以为吵架好过啊！人家都难受死了，你还风言风语的！”安澜真的想哭了。“你不知道，我真的羡慕你们！你们好也罢，吵也罢，总是双向的。吴林克比我大，很少会跟我吵，可是，我总觉得我们少点什么！你们今天即使不好了，还可以重新开始，我呢？明天怎样，一眼就看到底了！”

安澜想不通了：“你要是觉得不满意，可以再找啊！你还没有嫁给他呐！干吗说这些呀？”说到这里安澜忽然想起前不久学校刚刚把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同学记了一大过，心里“咯噔”一下，抓住她的手问：“你不会已跟他上……”那个“床”字硬生生地被她吞了回去，可当她的眼光和伊婉的目光相遇，安澜知道猜中了。安

澜颓然地放开她的手，心里说不出的难受，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思想还是很保守的，她也觉得伊婉这辈子只能嫁给那个吴林克了。

大学的最后一年，在一场舞会上，有个英挺的男生，无视坐在安澜旁边的男友，伸手邀请她跳探戈。没想到这个男生跳得非常好，他们第一次配合几乎天衣无缝。他一边跳一边告诉安澜他注意她有段时间了，是从演讲会上听到她演讲开始关注的，安澜看得到他眼里小火花闪耀，心里有些发虚。两支舞跳下来，只见一左一右、一男一女向跳舞的一对儿包抄过来，女的是伊婉，男的是安澜的男友。安澜的男朋友一眼看出形势不妙，舞曲一了，他就以“主人”身份一把把安澜拉了过去。

安澜在男友的胳膊中随舞曲旋转，余光看见伊婉也和汤姆滑进了舞池，汤姆的目光却一直追随着安澜，她吓得只好低下头还绝无仅有地连踩了男友两次脚尖！

舞会结束时，伊婉告诉安澜，汤姆比她们低一级却比她们大了三岁。他以前是市工会的宣传干部，说唱弹跳样样精通。“那他怎么不去考戏剧学院？”安澜嘀咕着。“人家不愿意！哎，你说，他是不是长得像那个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伊婉问安澜。

“你有没有搞错！他是中国人哎！怎么会像汤姆·克鲁斯？”安澜反驳着，不过心里却有点认同，那个家伙的眼神是有点像汤姆·克鲁斯，能勾人的魂！

那场舞会之后，汤姆特地来找安澜，让她和他搭档跳舞，参加将要举行的大学生交谊舞表演赛。想起那天和他跳探戈时确实赢得满堂彩，那种感觉真不赖，安澜便一口答应了。可是，安澜的男友一口咬定汤姆这小子没安好心，为此，一对儿男女朋友开始不间断地争吵。

既然答应了做舞伴，就要时常一起排舞练舞。安澜和男友从小吵到大吵到男朋友给安澜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别再和那汤姆跳舞；

要么他们俩分手！毕竟在一起了三年，男朋友平时对安澜疼爱有加，和汤姆跳舞安澜确实有点说不清的感觉在里面，内心有愧，便答应不再和汤姆跳舞了。汤姆几乎抓狂，比赛在即，舞伴却撂了挑子。安澜十二万分抱歉，却仍然无法让两个男生都满意。她苦闷极了，找到伊婉诉苦，眼泪鼻涕一起下来，还没说完，汤姆追到了。他站在伊婉的宿舍门口大声地叫着安澜的名字，安澜简直吓晕了，生怕他这样子闹下去她男朋友也会闻声而至，于是央求伊婉出去平息是非。伊婉出去大约十分钟，回来对安澜说搞定了。安澜问她如何摆平的，她诡秘地笑了笑，说：“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过了几天安澜才知道伊婉连着几个周末都没有回吴林克的家，她夜以继日地顶替了安澜的舞伴位置和汤姆排舞。本来她们两个头就差不多，她的舞姿从来就不差，所以在比赛日程一天天逼近的压力下，她竭尽全力，加上汤姆本身就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舞伴。安澜在他们比赛前夕偷偷去看了一下，发现他们配合得非常好，她不再内疚，心底却泛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市大学生交谊舞比赛，他们拿了第二名，安澜就在他们得奖的那天正式对男朋友宣布：“我们分手吧！”

接着安澜和伊婉这届学生就开始了实习，安澜被分到另一个城市的大学里做实习助教。三个月后，安澜回到学校，学校里已是满城风雨，说伊婉和汤姆好上了。有一两次，安澜与汤姆迎面相撞，他叫住安澜，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安澜赶紧说有急事匆匆避过。安澜同时也觉得伊婉肯定是有意疏远她，因为自实习回来之后就没见着过伊婉。周末去市中心的校车上也很少见到她的身影，安澜以为伊婉和吴林克肯定是断了。

学校毕业分配在即，大部分人都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安澜回家乡心甘情愿，虽然已经完全喜欢上了这座大都市，但是想到父母亲人，回家乡也没什么不好。只是，大学四年，恋爱谈了一场，临

毕业却成了孤家寡人！

也不知谁探听到了小道消息，外地同学中几个幸运留在本市的赫然有伊婉和安澜的名字。安澜想他们一定搞错了。就在这时，安澜的教授召她进去谈话。教授一直对她的文笔欣赏有加，学校和市科委和外联联合办一份报纸，教授举荐安澜留校办报，问她意下如何。看来一切并非空穴来风，天上掉大饼，安澜当然忙不迭感谢教授的栽培。激动过后竟然想来说：“教授，大家都在传外地同学中，我留下来了，伊婉也留下来了。我还以为是谣言呢！”教授哈哈一笑：“这下你知道无风不起浪了吧！”随即教授又正色道：“你留校，是名正言顺凭自己的才能！不像别人，走的是婚姻路线！别把自己和那样的人放在一块儿比较，懂吗？”安澜半懂不懂地点了点头，走出教授办公室时还纳闷，难道教授口中的走婚姻路线的人指的是伊婉？不可能吧，她不是移情别恋和汤姆好了吗？

大学的最后一晚，在和同学狂欢到半夜，回宿舍的路上，一个黑影一闪，在安澜面前站定。是汤姆，他说等在那儿好久了，想问清楚一件事：“你是不是和他黄了？”安澜知道汤姆说的他是指安澜的男友，但是，她特别痛恨他用那个“黄”字，便木然地回答：“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当然明白！你明白所有，包括我对你的感觉！”他低吼着。安澜也生气了：“唉，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叫！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学校里满城风雨传你和我最好的朋友好了！你现在跑来对我鬼叫什么！”安澜毫不留情地还击。

“你相信那些流言吗？”他的眼里有一抹她难以抗拒的东西，“你觉得我会去追一个有男友、即将结婚的人吗？”安澜一下抓住了他的语病：“哈，大实话！是因为别人要结婚了，你才退缩了吧？你什么时候在乎别人有没有男友啦？谁又能是你的对手？”安澜不知道那晚她为何说那些话，也许她对自己和男友的分手还是心存芥蒂，觉得汤姆脱不了干系！安澜的这些话和她冰冷的眼神伤害

了这个准备表露心迹的男人，他沉痛地转过身走了两步后回过头来，对安澜说：“没想到我在你心目中就这形象！是我不知天高地厚了！”月光下，安澜看见他脸上闪烁的光亮，在他走远了之后，一个人独自坐在石头上哭泣了很久。

伊婉被分到一家新的涉外宾馆做接待部见习经理。在毕业一个月之后，她来学校找到安澜。伊婉看上去瘦了一些，安澜开玩笑：“什么时候请吃喜糖啊？”伊婉脸色一暗，说：“下个月去领结婚证！”然后就深深地叹了口气。安澜说：“喜事啊！你怎么叹气呢？”伊婉一下就崩溃了，哭得稀里哗啦：“我心里难受死了！我没办法，只好找你来了！”她马上就要成为吴林克的新嫁娘，但是她却深深爱上了那个汤姆！

伊婉告诉安澜她和汤姆跳舞的那种无以言喻的感觉，她喜欢他轻托她的腰身，她喜欢他自高朝下凝望着她的眼神，她喜欢他的气息他的舞步他的一切！那绝对是个恋爱中女人的口吻，不是一般的恋爱，是那种爱到深处无可救药的样子！安澜想起汤姆那晚来找她时的眼神，心里说不出万千滋味，忍不住问：“他爱你吗？他难道不知道你快结婚了吗？你既然这么爱他，为什么还要和吴林克结婚呢？”伊婉的口气有着很强烈的自信：“全世界都知道我留在本市是因为吴林克，汤姆会不知道我有男朋友吗？我们跳舞时的那种感觉真好！真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们可以相拥着不说一句话，一直随着音乐旋转旋转……”伊婉好像又陷入回忆中，这种回忆对安澜无疑是种折磨，因为安澜想到那在汤姆臂弯中旋转的人本来应该是她！安澜站起身拿出两个苹果，洗苹果、削苹果皮，试图让自己忙碌和镇定。

“他从来没对我说过那个爱字！可是我知道只要吴林克横在我们中间，他绝对说不出口！”伊婉的话安澜心里不以为然，因为她想起当初他们几个初识的舞会，汤姆明明看见安澜的男友在身边，

却仍然视若无睹地向她伸出手邀舞！

“你说下个月要和吴林克领结婚证？你这样还领证？”安澜担心好友。伊婉又叹了口气，然后就伸展身体躺在安澜的床上了。当安澜把削好皮的苹果递给伊婉的时候，伊婉起身，连苹果和安澜的手一把全抓住了，说：“我想求你一件事！”她的黑色的大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安澜，安澜心里有点发虚。“你能帮我去找找汤姆吗？”伊婉央求道。“你要我对他说什么？”安澜心里非常不乐意，因为她对这个汤姆如今在校园里都是避之不及的，自那晚他们不欢而散，至今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我也不知道！”伊婉的声音幽幽的，“我只想知道他对我的心！”安澜也不明确她到底想要什么：“你下个月要和吴林克领证的事确定吗？还是你可能会和吴林克分手？”安澜觉得自己可能太单纯，在她当时的认知中，她只知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即使谈恋爱，爱与不爱都能接受，却无法想象一个人心里装个人再和另一个在一起！不过转念一想也释然，因为在安澜自己最后和男友在一起的当口，她确实心早已飞走，追究原因，好像和那个死汤姆不关联！安澜被自己的自我分析吓了一跳，那是她第一次面对自己的真实情感！

“我不可能现在和吴林克分手的！我欠他一个婚姻。他爸爸花了蛮大的功夫才把我留了下来，现在的工作既时尚又舒服，多少人打破头想着要这个金饭碗！”伊婉的脸上一点点充满了骄傲，“况且吴林克的单位已为我们分配了房子，当然也是看在他爸爸的脸上，但是最主要是我们要结婚才分到的。二室一厅有卫生间和厨房，多少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有的！”“那你还要我找汤姆干什么？”安澜开始为汤姆抱屈了。

“我就是心里难过！想让他知道我的心，也想知道他对我的心！”一提汤姆，伊婉脸上的骄傲就消失了，只剩下了哀怨！接下

来伊婉唠唠叨叨不停地叙说，都是有关她对他的感觉，反正那个下午就在她忘我的叙说中过去了。安澜在食堂关门飞快地跑进去用两个搪瓷碗各买了二两饭加红烧排骨和青菜盖在饭上，从食堂回到宿舍，看见伊婉正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安澜递过去的饭菜，她看都不看一眼，仍然埋头写她的。安澜不打搅她，端着碗走到宿舍外的二楼走道上边吃边看着外面的景色发呆。

女教师单身宿舍在校园的东南角上，是个很安静的角落，平日里，学生们从西南角的学生宿舍走到校园中央和北区的教室，是不会经过这个角落的。路灯下的水泥小径，闪着白色的光芒，小径这时一个人都没有，唯有傍晚的从远处海湾吹过来的风吹着地上的落叶轻盈地起舞。就在安澜把最后一块排骨往嘴里送的时候，小径那端走过来一个熟悉的身影，不急不缓、挺拔健硕，他大概一眼看到站在二楼走道灯下的安澜，他就小径的中央站住了，是汤姆！

安澜嘴里塞满排骨，咬不动也吞不下去，吐出来好像也不对，就那么僵持地站在那里，不知过了多久，屋里的伊婉在叫：“安澜，你进来呀！我写好了！”安澜嘴里答应着，却不知该不该告诉伊婉楼下汤姆正站在那里。犹豫间伊婉又在唤她进去，安澜举起手好像是向那个汤姆打招呼，其实她心里是想告诉他：我得进去了，因为有个深爱他的女人在屋里。当然，安澜的手势无法把她心里的想法传达给他，她看见他也举了举手，又往前走了几步。而就在这时，伊婉从里屋边往外走边说：“你在外面干吗呢？怎么这么久啊？”安澜仿佛被人抓到了现形一样，有点跳脚地急转身，拉住刚跨出门槛的伊婉的手反身进了屋里。

安澜的慌张显然让伊婉起疑：“你怎么了？外面有别人吗？你干吗慌慌张张的？”安澜掩饰地摸摸已然冰冷的饭碗，说：“有没有，有个学生从外面经过，和我打招呼。你要不要加点热水，饭菜都凉了！”“我没有胃口哎！我想托你一件事……”伊婉不

再对安澜的事感兴趣，她完全沉浸在她自己的感情漩涡中，“你能帮我把这封信给他吗？”她递给安澜她刚刚写好的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地址和姓名，只有圆珠笔画的丘比特的爱神之箭贯穿的两颗心。“你干吗不自己给他呢？你人都来了，干脆见他一面不是更好？”安澜心里委实不愿做他们之间的信差。

“我……我担心我见了他就再也不可能鼓起勇气结婚了！”伊婉有点期期艾艾地回答。“你既然如此爱他，为什么不能放弃你和吴林克的一切，为爱而去呢？”安澜不理解。“你说得轻巧！现实就是现实！我若嫁给汤姆，现在拥有的一切再过十年也不一定有！”伊婉小巧的头颅又一次高傲地扬起。“那你要怎样呢？和吴林克结婚，再和汤姆暗结情丝，你觉得这样真的幸福吗？”安澜忍不住问。“哎呀，你别管我们那么多了，你就帮我送封信去嘛！我心愿了了，就会去结我的婚去了。”安澜还真不想管他们那么多！

那天晚上，安澜在学生宿舍关灯前，来到汤姆的学生宿舍，住在他们宿舍最靠门边的舍友看见安澜立刻高声叫着：“哇，终于盼到了太阳了！陶诚雨（汤姆的原名），贵客到！”

安澜在门口站定，就看见一脸复杂表情的汤姆从里面走出来，她和他四目相对都有点不知从何说起的尴尬。安澜试图打破沉默，也是为了避免他身后宿舍里隐隐约约地探头探脑，说：“有点事找你，我们可以往那边走走吗？”她指了指学生宿舍大楼侧面的小径，那里通往一个小小的植物园，他点点头一声不吭地跟在安澜身后往黑暗之中走去。

小径深处蛙鸣阵阵，空气中传出沁人肺腑的桂花的香气，月光像水银洒在地上熠熠闪光。安澜深深地吸了口气，站定、转回身，把手中的信封朝他递了过去：“伊婉让我把这封信给你！”陶诚雨叹了口气，没接安澜递过去的信，却说：“你特地来找我就是为了送

信？”“你以为我找你是为什么？”安澜没好气地说，更因为那递出去的信没人接，倍觉难堪。“你要还是不要？”安澜更进一步。

月光下陶诚雨的脸有如大理石刻出般的线条分明，雕像般的轮廓让他面前的女子心底震撼！安澜担心自己受不住月光下他柔情似水的目光注视，生怕一不小心就掉进那无底的深渊。可气的是他站在那里岿然不动，安澜心虚地先下手为强，把信往他插在裤腿口袋的胳膊缝里一塞，转身走人，还扔下一句话：“我只管送信，其他一概不知。”

安澜只迈开两步，就被背后的他一把抓住，他硬拉住她的胳膊靠近他轮廓分明的脸，声音低沉下去：“你别走！我要和你好好谈谈！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见了面就吵架？”“哎！你弄痛我了！松手！你松手啊！”安澜的声音大了起来。他松了手，两手张开，仿佛让她看清他并无恶意，而她不知是委屈还是被他拉扯得疼痛，眼泪却流出来。

就在这时，伊婉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是我不好！我该自己来和他说的，这种事不该让好朋友代劳！”随着声音，她人也到，过来搂住安澜说，“对不起啦！让你为我受委屈了！”安澜和汤姆两个人都被突然而至的伊婉弄得分外尴尬、无言以对。伊婉安慰完安澜，转过身拾起掉落在地上的信封，仿佛弹掉灰尘似的用两根手指弹了一弹，说：“安澜，不好意思麻烦你了，现在让我自己解决我和汤姆之间的事吧！”安澜似乎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我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事值得谈吧？就算要谈，安澜也不必回避！况且，等下我有话要对她说！”汤姆的眼光始终没有饶过安澜，安澜站在那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陶诚雨！你听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单独对你说！这关系到我们各自的一生！这和安澜没有关系！你不要做缩头乌龟！”伊婉的声音里夹着哭腔，安澜赶紧打圆场：“你们俩好好